

·真心真情系列·

情挑体火山

紫琳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真心真情系列

情挑休火山

紫藤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真心真情系列
情挑休火山

紫琳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40 千字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3000 册
ISBN7-204-03268-3/3·583
定价: 9.80 元



情桃休大山

情桃休大山

情桃休大山

序曲

初秋。

午后三时三刻，闷热的空气正弥漫着。

管乐齐很有技巧的藏身在角落里，屏气凝神的注视着前方，敏锐的双耳机警的竖立着。

斗大的汗珠不时的、毫不客气的自由穿越他每一寸年轻而结实的肌肤，额头上的汗珠更是霸道的、畅行无阻的滑过他那俊逸清秀的脸庞，然后依依不舍的滴落在他洁白的衣领上。

他无心在意这些嚣张、肆无忌惮的汗水，他只在意，“她”是否会出现？

他努力的睁着双眼，在所有会移动的物体之间，搜寻着她那美丽的身影。

灵敏如狗般的耳朵，忍受着一切莫名其妙的噪音，不敢稍有懈怠，只唯恐一个不小心，就错过她那特有的跫音。

终于，漫长的等待有了结果。

无需迟疑，不用辨识，光听她那步伐沉稳、起落轻重固定的高跟鞋声，他就知道，她如他所愿的出现了。

定眼望去，如同一团火似的她正走到大门口。

没有例外的，所有经过她身旁的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都会很自然的把视线集中在她身上，像欣赏一样完美无瑕的艺术品，而打从心底发出赞叹之声。

而她，仍是一派优闲，丝毫不受外界的影响。



没错！这正是她，完全符合那一晚她给他的印象，让他丝毫不保留、义无反顾的迷恋上她，不怕被削的连续跷班，长达两个月，目的只是想向她表白心意。

可惜！每次在看到她那娇艳、灿烂夺目的脸孔后，他便被震得变成了木头人，连动也不敢动一下。

好不容易，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和努力，他总算能动了，却不敢靠近她。

再加上后来二十九天的奋发图强，他居然敢跟她一起搭乘电梯，这真的是奇迹。

可是，他还是不敢开口告白，每次话一到他嘴边，就被他活生生的硬吞回去，差点没把自己给噎死。

今天；是第六十天，可能也是最后一天。

原因无他，只因为他那个冷血无情，只晓得叫人工作的顶头上司发现了他的恶行，给他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再跷班的话，他就只好回去吃自己了。

这是不是很过分？不帮忙也就算了，居然还雪上加霜，活生生的想把他往谷底里推，难怪其他同事要在背后叫这位主管为阎罗王了。

一阵胡思乱想后，管乐齐便被眼前的状况给吓了一跳。

什么时候她已经进了电梯，而那两扇电梯门板完全漠视他的存在，正彼此吸引着，缓缓的靠近，企图永远接合在一起。

哼！说什么也不能让它们得逞。

他身手矫健的以极快的速度用双手按住电梯门，毫不费力的轻易穿过那勉强可以容身的空隙。

开什么玩笑！他这一生的幸福岂可毁在这上面。

好不容易站隐了身子，他的眼睛本能的像雷达似的开始搜寻她的位置，结果——

天哪！她居然就站在他的右手边，面对着门，距离……不到零点一公分。

一阵又一阵自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幽香，像和风般的侵袭他，诱惑他，笼罩着他全身上下每一个不安份的细胞。

不行！他快支撑不下去了！

突然,他觉得自己好虚弱喔!肺好像忘了要怎么运作,鼻子也不太对劲,居然不再吸气吐气,还有,他的心,他那颗律动不整的心脏,狂跳的速度简直比跳南美的森巴舞还要热烈。

他会不会昏倒？可不可以故意倒在她身上？

这绝对不是藉机吃她的嫩豆腐，只是要拉近彼此的距离而已。

陡地，电梯停止了运作，灯也由明转暗，四周陷入一片黑暗之中，而他们被悬挂在半空，不上不下。

啊！这是上天的垂怜吗？故意给他制造这个机会。

他忍不住窃喜，在心里盘算着，这份准备了两个月的告白，该从哪里开始说起呢？

在黑暗中，他敏锐的双耳清晰的听到，他那位亲爱的可人儿依然非常冷静的用力按下紧急呼叫钮。

这是不是表示，如果救援来得快的话，他那篇长达四十三页的告白，就有可能因此而报销、阵亡了？

哇！那怎么行？

情急之下，他不顾一切的脱口而出。



“我……我想向你……向你道……道谢——你上次帮我的忙……”

笨蛋！讲这个干什么？重点！说重点！

他大大的吸了一口气，鼓足了所有的勇气。

“我……我喜欢你，自从那天……我就对你一见钟情，
希望你能答应和我交往……”

四周一片沈寂，静得连一根针掉到海里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而他的告白就像针落入深海般，没有半点回应，激起一丁点的水花。

这……算是拒绝吗？为什么她没有反应？

以她的作风，就算她不接受他的追求，也应该会明白的表达出来，绝不会以沉默来表示。

那……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？

“啪”的一声，头顶上的电灯在闪了一下后，大放光明，电梯又开始运作，依照乘客的要求逐楼逐楼的往上升。

管乐齐转动了一下因紧张过度而显得有些僵硬的颈子，侧头望着她。

她没有什么表情，就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

该不该开口问个清楚？到底她是接受还是拒绝？

他正迟疑时，电梯已经到达十三楼，门缓缓打开。

她连正眼也不看他一眼，踩着她惯有沈稳而坚定的高跟鞋步伐，扬长而去。

望着她窈窕的身影，他心里一阵怅然若失。

蓦然，他的左手臂被人轻轻的碰触了一下。

他纳闷的转过头去，却见到一个长相很秀丽的女孩，





红着脸，含羞带怯的望了他一眼，然后不好意思的踩着小碎步离开。

他全身一震，被这个有点怪异的景象给吓得连连往后退，最后像只壁虎般的紧贴在电梯墙上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他明明只看到她进来，明明电梯里只有他和她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跑出幽灵人口，平白多出另外一个她？

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怎么发生的？

难道，她不回答，是因爆发梯里还有另外一个她？而她根本搞不清楚他告白的对象，是她，还是“她”？

管乐齐伤心绝望的双手抱着头，悲痛而用力的大叫一声。

“天啊！你是在帮我？还是在整我？”

名著
古今中外

情挑休大山

古今中外

傍晚。

柏动平拖着满是汗臭味、有些疲惫的身躯回到了住处。

刚踩进大门，大厦管理员老邱便像散布新闻的广播电台似的，火速告诉了他今天所发生的最新消息：电梯出了一点问题，不过，已经好了。

他微微一笑，照样进了电梯。

真是幸运，电梯一路畅行无阻的到达十四楼。

也不知是哪个倒霉鬼，居然会碰上电梯出状况的时候，真是太不幸了。

他有点同情受难者。

好不容易掏出一长串钥匙，正准备开门时，他这才发现，门竟然没有关。

不会是遭小偷了吧！

他在黑暗中摸索着，打开了电灯的开关。

还好！他大松了一口气，屋里所有的物品都完好如初，没有任何异样。

要说有，那大概就是他的同居人管乐齐了。

明明是热得快让人发昏的气温，他却可以在不开冷气

的状态下，全身裹着一层不算薄的被单，像只小狗般的缩着身子，蜷伏在一堆椅垫中。

柏动平打开了冷气，再走到管乐齐身旁，一把扯掉他身上的被单。

“你在搞什么飞机啊！想体验炎夏中的寒冬吗？”

炎夏是炎夏，寒冬是寒冬，什么叫炎夏中的寒冬？

看样子，他八成是被秋老虑给搞昏头，有点语无伦次了。

原本，他以为管乐刘会像平常一样，逮住了他的弱点，然后猛放炮的攻击他，到他体无完肤为止。

可是，出乎意料的，管乐齐没有任何动静。

好像，有点不对劲。

柏动平瞧着管乐齐那一双通红的眼睛，不安的问道：“阿齐！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这不问还好，一问之下，管乐齐的眼泪便像泉水般的全涌了出来。哭得是一枝梨花春带雨，我见犹怜啊！

是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该发泄的时候，还是要发泄一下，否则，积压太久，是很容易出问题。

颗颗晶莹剔透的泪珠,触动了柏动平深情的心弦,勾起了他心事,激起他深藏已久的情欲,无法克制的靠过去,一把将管乐齐拥在怀里,柔情无限的安慰着。

“乖乖！别哭了，不管有什么事，我都让你依靠，我会不计一切手段的帮你解决。”

呃？！这个姿势，这个景象，会不会有点……怪怪的？

怪！当然怪啦！管乐齐很快的意识察觉到，毫不考虑的，非常用力的把他推得远远的。

“你干什么？想乘机占我便宜啊！”

“不！我只是……”析动平仍然深情款款的望着他，“觉得你好像，真的好像，你的眉毛、眼睛，还有性感的嘴唇，尤其是你的一颦一笑，以及你哭的模样，真的像极了……阿音！”

看见他一副蠢蠢欲动的神态，管乐齐很理所当然的伸起右脚，平稳而大力的放在他的胸前，以阻挡他的攻势。

柏动平一脸的失望和哀伤。

“阿音！你好无情喔！居然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。”

“拜托！姊夫！”管乐齐故意在“姊夫”这两个字上加重语气。“我是阿齐，不是姊姊阿音。”

“可是，你们真的好像喔！”

瞧着他满是情意的眼眸直盯在自己身上，管乐齐心里明白，这个姊夫长久以来不良的企图和习惯又出现了。

不得已，只好说些狠话，好让他神智清醒点。

“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就告诉姊姊，说你占我便宜，对我进行性骚扰，要她把你给休了。”

这话对析动平而言，可是非常严重的威协。

他深知管乐音重视手足之情，比之他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不知多了几百倍。如果管乐齐如此要求，她一定会立即答应，完全不考虑夫妻的情份。

开玩笑，要真是如此，他怎么办？

花了二十七年的时间，死缠烂打，紧迫盯人，好不容易的击退了四、五百名的情敌，在各种考验之下，他才得到她的首肯，结为夫妻，要是毁在这莫须有的罪名上，他岂不是亏大了？

一想到这里，他立时恢复了神智。

“现在，你可以说一说，你到底是为什么而难过了吧！”

“我今天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”

管乐齐沮丧失意的垂下头来。右脚依旧搁在柏动平的身上，似乎是太过于舒适，而舍不得离开。

柏动平也不以为意，只专心注意他的问题。

“错误？是杀人，还是放火？这可不行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去自首。”

管乐齐白了他一眼。

“你应该去看脑科，好把你故障的脑筋修理修理，看看能不能恢复正常？”

“既然不是杀人、放火，寻有什么不可饶恕的。”柏动平微微一笑。“放心，一定可以解决的。”

“我都还没说，你怎么知道可以解决？”

“因为，你有我在啊！”柏动平一脸不容置疑的自信。

他拍了拍脸上尽是怀疑和不信任的管乐齐肩膀。

“安啦！安啦！你先去洗个澡，让自己放松一下，然后在用晚餐时，好好商讨出一个解决之道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他仍然在迟疑着。

“去！”柏动平摆出了姊夫所应有的威严。“在你姊姊去美国前，我亲口答应她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，不让你受到丝毫的损伤，你不会想搞砸我的任务吧！或者……”

柏动平眯着眼睛，似笑非笑的看着他。

“亲爱的弟弟，你想跟我洗鸳鸯浴吗？”

“我不要！”

为了不使他有可乘之机，管乐齐以十万火急的速度直

冲进浴室。

望着他可爱的身柏动平忍不住轻欢了口气。

实在是太像了，令他不由得想起在远方异国的娇妻。

⑩

⑪

⑫

情
挑
体
大
山

“事情就是这样。”

管乐齐一边吃着柏动平为他亲手料理的营养晚餐，一边详述今天下午在电梯里的所有遭遇。

柏动平这才明白，原来那个倒楣鬼就是他啊！

而且，他倒的楣不是只有一个，而是两个。

“真是的，电梯就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，你居然会搞不清楚里面有几个人！”柏动平摇了摇头。“还说我应该去看脑科，你自己才需要去看眼科呢！”

“我怎么知道会这样，我明明只看到她一个人的，一颗心全悬在她身上，哪还有多余拟思去注意别的。”

“不过，既然一开始就已经讲明受过她的帮助，她应该知道你表白对象是她，不应该会产生误会啊！”

“问题是，另外一个也帮助过我。”

“另外一个她帮你什么？”

“上个礼拜，就在大厦门口，我不小心和一个路人相撞，手上一大叠的业务资料全掉在地上，是她好心帮我，和我分头捡起来的。”

看来，这个误会是已经形成了，而且势必得解释清楚。

“这样吧！你明天去找你心目中的她，跟她好好解释，相信她一定能理解，接受你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阎罗王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我明天不



能跷班哪！”管乐齐犹豫道。

“拜托！你大少爷不让他走路，就已经对他够仁慈的了，他居然还敢找你麻烦。”柏动平没好气道。

“他不知道我的身分。”

“那就跟爸说一声，让他替你出这一口气。”

“不行！”管乐齐摇着头，否定了这个建议。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他一脸的不解。

“是我当初要求的，我说我不要当空降部队，我要从业务员做起，只有明了基层的需要，才能做好一个主管。”

“真受不了你，堂堂明睿企业的继承人，不做总经理也就算了，好歹也发挥所长，去管企业部吧！偏偏你选择了最耗体力又没前途的业务员，真搞不懂你。”

说归说，在疼爱他的心理下，柏动平还是提供了他另一个解决之道。

“既然白天不行，那你只好晚上去找她，虽然康突又不太礼貌，但顺利的话，也许你可以约她吃晚饭，间接促成第一次约会。”

管乐齐面无表情的看了他好一会儿，然后才把实情说了出来。

“我不知道她住在哪一户啊！我只知道她住在十三楼。”

“那也可以，大不了我们一个一个的问，总能找到她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管乐齐迟疑着，“另外一个也住在十三楼。”

四周的空气浓了下来，柏动平的视线停留在他脸上，

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

情挑体丈山

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



八

约过了几秒钟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做什么工作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家世、背景?”

“名字都不知道，哪知道这些啊!”他非常理直气壮。

柏动平手按着额头，手指来回不停的抚摸着，勉强压抑着心中莫名的怒气。

“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到底知道什么?”

“我只知道我爱上她了，我要她!”

“万一，她已经结婚生子了，你还要他吗?”

“要!”他回答的非常国钉截铁。“我会跟她先生、孩子商量，要他们同意把她让给我。”

听听！这是什么话？爱上有夫之妇，已经是非常不道德的事了，他居然还想拆散一个家庭，简直没有半点天良。

突然，他开始怀疑，他这个小舅子是不是脑筋有点问题？思考模式和行为怎么都跟一般正常人不同？

不行！他绝不能放任管乐齐如此胡作非为下去，他一定得阻止，这是他身为姊夫所应负有的责任。

“阿齐！你到底是看上她哪一点？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居然能爱她爱得如此深？”

“全部！从我看到她第一眼，从她救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她，无可救药的爱上她了。”他一派深情的浓醉着。

“教你？空手道三段的你，居然还需要人救？”柏动平用着极为严厉的眼神正瞪着他看。“阿齐，你是不是有事



瞒我？说！”

在他一声令下，管乐齐只好乖乖的把所有经过全报告给他听。

“你应该记得，两个半月前，我受了点伤……”

“我记得！”柏动平很不客气的打断了他的话。“在平地上摔个跤，居然能把手臂摔成骨折，简直是一项奇迹，无人能出其右。”

“是！”管乐齐很虚心的接受了他无情的评语。“在两个月前的一个夜晚，我去医院换好药回来，在经过大厦前的小公园，碰上了两个同志，他们看上了我，正打算对我进行骚扰时，她就出现了。”

柏动平再次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以你空手道三段的能力，就算是受伤，要应付两个人也是游刃有余，哪里需要她一个弱女子替你强出头。”

“她不是弱女子，那两个人也不弱，简直就是打架能手。我虽然空手道三段，却没有任何实战经验，更别提是在手受伤的情况下，若不是她为我解围，真不知道后果会变成怎样。我不敢去想像。”

“就因为她救了你，所以你决定以身相许，来报答她的恩情？”

“嗯！”管乐齐点了点头。“从见到她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是她的，我不能没有她，这大概就是所谓一见钟情吧！”

“这我能理解，相當年我初次见到你姊姊时，也是这样。”

“是吗？”管乐齐有点无法置信。





情
挑
休
火
山

柏动平的脸上没有半丝怒意，反而是一副充满甜蜜、无限情意的表情。

“那一年，我首次见到你姊姊，我就目不转睛的直盯着她看，从她抱着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毫不犹豫的爱上了她，在跟她睡过第一个夜晚后，我就知道我是她的了，这一辈子，我就只属于她一个人，我是为她而活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！打扰你一下。”这次轮到管乐齐不留半点情意的打断了他甜蜜的回想。

“请问那一年我姊姊几岁？”

“八岁。”

“那你又是多大？”

“刚满周岁！”

两个人之间的空气突然凝结，一阵冷气的风吹了过来。

这……到底是谁脑筋有问题呀！

“别告诉我，你刚满周岁就立志娶我姊姊。”

“事实就是如此啊！”柏动平一本正经道：“为了当一个好丈夫，我努力学习所有的事务，包括烹饪、裁缝，一切身为好媳妇所应该学的，我都会。阿音她是个很有能力的女人，不该为了家事而分心，身为一个好丈夫，就该当她的支柱，让她无后顾之忧。”

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他的所作所为怎么好像和一般夫妻背道而驰！

“阿齐！我想我决定帮你了。”

喂！你改变的也未免太快了吧！

先前，还认为身为姊夫，有职责阻止他胡作非为下去，

